

聞
雁
齋
筆
談

聞雁齋筆談引

昔晉人雅尚清淡粲齒牙
樹頰頰便入泓然超々玄著
故江右風流輝映後禩臨川
王採擷成世說孝標錄諸
家小史分釋之遂爲野史

羣倫之冠自是裨官幾
於充棟有唐語林何氏語
林等固多鴻裁妙選第大
滯紀述隸事活言而藻潤
之若獨托楮墨寫膏腴以
傳譚談叢者精絕所不

概見迹琅琊先生說部標
的當時茲邑又有張生元
長氏予偶覽筆淡其文甚
雅馴語冷而趣深事瑣而情
奧含毫多岐掇皮皆真頓令
孟公謝其蟲吟商隱慙其獺

祭江右信善清談茲非其潭
之宗哉元長結陶廬開蔣徑
瀆書聞雁齋不造乞乞故未
面國博沈君媿言其澁甚
高如近王孝子卒元長忘其
寔義恤孤予益壯而賓致之

別元長器溫神儁玉山顏之松
風漫之真若邴原雲中白鶴
非鶉鷄之經所能羅也豈天
以右氏業奉元長故病之耶
然元長曾次灑然自以身世
為句洎有天際真人想非

病也。華潭老乃居士，七歲以
發世之病也。予長斯方，恨相
見晚，且不能如古遺，綃綉菜
者，榻在吾里，果媿之矣。

萬曆丙午，五正之望，公峯主人
豫章王時熙書於桂柏軒。

聞雁在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為九
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
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
小說物盛於唐科額歲一舉
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

得歸則与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
此磨執壯心而屬滌旅况故至
文恍忽吊詭多不往而宋之士
大夫習不能家居退閒往能標
說朝家故實及文游名賢之言
行而藉記之有國史漏而野

史籍詳者五荆公云不讀小說不
知天下大器非虛語也宋太平
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降王
諸臣或修怨言于是收置館閣
給賜筆札廩餼使之編纂羣
書仙時總計古今小說得一千六

百九十餘種皇初文集孤行
而堊史獸誌惟揚用脩五元美
說部家為宏肆辨博而文亦
雅馴餘不能望宋而况唐與六
朝諸君子乎似得之矣張元長
聞雅齋筆談其流便亦雅似

子瞻而物情名理往與甘言於
程相錯而出劉柔慶改成式所
不恆是也元長貧不能專室而
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之老
不能拘世而好程世蓋古者措
俸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吾人

矣豈特奄者九高而已外

夏布陳繼儒撰

病居士筆談小引

病居士者何吾友張伯子元長甫也
筆談者何元長胸次間有二酉藏
齒牙間有三峽水津、稱說今古
不厭從耳根入從舌根出單語
蒸烟霧片牘生風雷任意而談任

意而筆即元長不知其然而寔不
得不然也吾觀元長氏家徒立壁
而坐客常盈堂窮巷敝扉而車轍
馬跡日踵戶外橐無留緡錢而緡
錢纔入橐中尋復一擲去孝友至
性俠烈生平願不逾中人而氣雄

九軍諾重千古長竒人哉其人竒
故橫筆所吐語、類竒吾黨竒男
子元長外當不能數、指屈惜乎
竒男子之為病居士也有如曰此
病居士之談也則談何容易談何
容易噫嘻濁世庸、難與莊語南

華氏蓋言之矣

萬曆乙巳秋七月既望穀元道人
沈應奎書于玉峰獨石齋中

聞雁齋筆談卷之一

庶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飲泉水

料理息庵方有頭緒便推爐靜坐其中不覺午
昏昏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琴琴
如松風響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
競扃其戶而以瓦罍相遺何來惠泉乃厭張生
之饒口訊之家人輩云舊藏得惠水二器寶雲

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兒子快讀李禿翁
焚書維其極醒極健者因憶壬寅五月中着屐
燒燈品泉于吳城王弘之第自謂壬寅第一夜
今日豈減此耶

李紹伯夜話

辛丑正月十一日夜冰月當軒殘雪在地余與
李紹伯徘徊庭中追往談昔竟至一鼓聞無人
聲孤雁嘹唳此身如游皇古如悟前世余謂紹

伯二十年前中夜聞霰聲擊射亟起呼兄偕行
雪中冰凝履底高不可步則相與攀樹敲琢而
行聞人鼻竅笑之為蠢夜來聽窓外折竹聲么
嘗命奴子啟扉視之酸風裂鼻頭岑岑作痛自
笑曩時拍馬踏雪不如樵絮酣臥

看陳白陽畫

陳白陽畫山水六幅所謂意到之作未嘗有法
而不可謂之無法也倪伯遠持視世長相與絕

斗竒特余非知畫者忽然見之亦覺心花怒開
矣因與伯遠世長究問今人不及古人處其說
不能一余笑曰自白陽此等畫出所以今人不
如古人也兩人亦莫能對余曰今日但見白陽
意到之作淡墨淋漓縱橫自在便失聲叫好不
知其平日經幾鑪錘經幾推敲大山長水丘阜
溪壑一一全具於胸中不差毫末然後拋却影
像振筆直遂所以方尺之紙勢若千里模糊之

屢具諸生蘊所謂死枯骸上活眼再開者也今
人寫得一草一木一壑一丘未有幾分相似便
從古人意到之作學起都成澹薄了無意緻又
何怪哉

章田鑄麻姑仙壇事

章簡甫之從孫曰章田嘗遊益邛時華亭季鷹
守建昌麻姑壇碑板久為庫吏所跌名田新之
既入石矣田忽病眼因念言姑仙許我從事當

佑我詰旦有老僧信步而至狀似婆子以絲係
一小藥瓶腰下田懇焉僧曰可瘥也取藥敷之
應手暫然既去田問寓何所曰暫住後姑山斗
母廟有郭良醫者知狀訪之不得更問廟祝絕
無老僧腰藥瓶者田木訥少女生平無妄言然
嘗為余語其事今日見田刻於王孺和家療眼
之說當不虛耳

容城屠者

楊忠愍公讀書容城寧國寺寺門有屠者夢神
語云楊某故忠臣家貧力學汝合供具屠者入
寺門訪之適遇公一見固已竒公矣旦晚供具
不輟公固止之不聽三年而不怠公既登第屠
者不復見至為諸城令屠者來謁入邑問治狀
長揖謂公曰好好竟欲別去公贈之廿金并絹
一疋屠者笑曰某鼓刀而屠幸有餘鏹豈為黃
金來乎公治諸城良苦安所得民間金而以此

某也辭不受止持一縑去後公被逮時每秋讞屠者必侍張夫人母子入京師候伺甚謹後公赴義時張夫人母子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至西市顧見屠者曰夫人來乎曰不在已問即君曰不在公曰只女在此乎曰然遂受命屠者經紀其藁葬事設奠痛哭而別嗟乎如屠者亦奇矣昔文丞相之友張千載詣相囚所供飲食三年無缺迨其末也置囊弁櫝函丞相骨以歸

生死交情至今艷之屠者豈若人之儔歟然而
屠者故難矣何也非忠愍之友也蘭谿王海齋
曰予領徐文貞命送忠愍西市曹見屠者恨不
請其姓名云

雨勢

大雨狂驟如黃河屈注喊沸不可止雷鳴水底
砰砰然往而不放如小龍漫吟如伐濕鼓電光
閃閃如列炬郊行來着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

雲垂垂欲墮大道上無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
入坎大叫如偃啼深林鬼嘯雲外而裂垣敗屋
之聲隱隱遠近間雨勢益恣每傾注食許時天
輒明旋即昏暗如人盛怒狂走氣盡忿舒稍稍
喘息而後益縱其所如者此時胸中亦絕無天
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與

樊父語

立春前一時迎芒神土牛野人竒觀以鋪張美

麗為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者徃徃多方
號召妓女樂工聲歌雜遝結束解屨然黠胥亦
有夤緣為奸利者今歲迎春貳尹及廣文先生
頗從吏樊父父笑曰有興者聽之吾不禁也有
道之士辭氣自別

清和月言志

淨煮雨水潑虎丘天池之佳者連啜數壺坐重
樓上望西山爽氣窓外玉蘭樹初舒嫩綠照日

通明時浮黃暈燒筍午食拋書輒卧便與王摩詰蘇子瞻對面縱譚或被流鶯驚破野香時度鼻孔間有無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隴麥翻浪亟取敝裘着羅衫外敬問天公肯與方便否

古人不知痛癢

歐陽永叔作文每欲用故事輒虛之往咨劉貢父商確停妥然後補入貢父嘗曰好箇歐九只是不曾讀書耳張耒道聞二蘇再看漢書訝曰

文字尚看兩遍耶明允退謂子瞻曰此老不知世固有看三遍者古人不知痛癢處徃徃如是世人聞何不食肉糜便笑為癡語不知此與貢父安道明允何異

張文芝降仙

有張文芝者知符呪能運乩降仙言亦多驗人或謗之以為文芝自為之也萬曆丁亥文芝降仙周長茂家能言其祖母強夢中所見事未嘗

告人者。余時方披青衿。急急如世人指。以其情
問。乩判云。急亦來乎。某答曰。不來。又判云。急
亦不來。急亦何用。余時竦然。以為真仙人語也。
今日偶出所作古文。示趙綸叔。綸叔頗稱之。且
曰。誰謂兄年來多病。為不幸哉。脫幸不病。必披
青衿。如曩者。急急時事。心境安得若此。以兄今
日之病。棄去舉子業。知兄故不嘗為舉子也。余
因憶降乩語。書於蘇齋兩窓下。

食笋

東笋出土中，味醇而滑，肥而不滓，蓋所謂純氣之守也。入春未十日，而筍理蘇，硬食後猶存齒頰間，豈化之漓也。出胎穉子，便解觸忌乎。書此一笑。

沈先生格鬪牛

沈先生自言其少時騎馬，或驟道遇橋，輒扶之而走，或言先生能格鬪牛，余不敢信。先生笑。

曰有之然非牯牛也

謎

以希帛求染者必書姓氏一角染人疊而結之不令占色也主者來索則按姓氏與之有一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解結解冤結見性自分明用禪語作謎頗自天然又鷲鷹者恐鷹之足傷其手也必作一皮囊着手上然後鷹立而手不傷一謎云為這脚做着做了脚不着

着了脚不着，亦可發一噤也。

雲臺沈先生事

沈元澄既死未葬，其母卒，予與薛君淋、許元倩、周叔明、張時可、唁焉。敗幃瓦燈，苦無胤嗣，其婦哭聲酸楚，僮僕見人皆含淚相視。余輩亦潛然泣下，歸以告陳先生。懷龍歎歎久之，懷龍曰：元澄之尊人雲臺先生，故古人也。嘗館於蘇之貳守任公，任故名臣。冰蘖自勵，偶來署縣，聞先生

之義而延之一日從容謂先生曰吾北人不聞南方風土之厚所以脩于先生者至薄矣儻有他事可直願請如教先生面頸皆赤以手拍案曰明府以某為何如人取請辭決矣任亦愧謝汝南蘇時兩嘗為余言其鄉有張自立者家貧甚下帷苦吟絕不與公府事令素重之既解省令以一事應贖廿金者使居間為賂賞張遲回不言令使人趣之謝曰某窶人也甫寸進而唾

手得廿金吾恐金盡則復思其得之易也竟不言嗟乎二公却非望以自防而後人競辭分內之與以賣潔後數十年天下無復有稱二公之高者矣

冤報

海上人有撲殺其僕而以石沉之吳淞江者其
阮家得之訟之官而不自白以其疑置之殺者之
門棺既裂矣一日有巨蛇出焉其家之狗見而

噬之蛇且斃盡其毒螫狗蛇嚙死狗亦毒死家人奔告殺僕者殺僕者眊而視之以足指伺死狗不意狗之驀起而噬殺其主也或曰此冤報也死僕化為蛇蛇不自嚙而毒其狗以雪負石不白之冤亦奇矣蓋聞之館於海上者云

張燈

上元張燈莫盛於唐開元間神龍以後尤極嚴嚴士女闐塞有浮行數十步者自漢以來但云

宮中祀太乙民家祀門而已嘗攷竺墳云上元
日天人圍繞步步燃燈十二里又云上元日觀
菩薩放光雨花則知燈之盛未有如極樂界者
余家居於玉坊中猶記嘉靖丙寅丁卯之間大
梁王公為宰上元行學舉鄉飲禮既畢公使吏
執牌許民家放燈否者有罰民競剪綵按故事
作鳥獸人物千門萬戶星羅炬列自後歲歲有
之大都先君子與見魯許先生為之倡而里人

杜谷塘金玉涵又歛錢買燈望門分派一時里
中頗不寂寞自十二至十七日煙花燎亂金鼓
喧填子夜後猶聞簫管之聲今夕月明如水獨
立庭中寂無啟扉者蓋亦時運然矣因憶昔寓
長安偶談燈市之麗有一二官人自號清節者
極惡之以為傷財廢事無過於此余謂清素可
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終是衰颯氣象
雍雍博博大之世當不爾衆皆愕然

蘇齋紀興

卧聽啼鳥忽疎雨墜瓦裂裂然起坐蘇齋蘭氣
芬馥地下蒸濕欲涿午餘開霽萬里空碧胸中
灑然若有得者支頤坐梅花下因念去歲正月
十七花已爛開忽覺神爽自謂人生意思如此
時絕少乃明日遂卧病淹流至今今日大有情
致不審來朝又何如也汎掃齋中端坐待月而
濃雲倏布雨意垂垂且聞王伯符死矣一日之

間天時人事之變不亦悲夫

王伯符

花朝雨甚覓肩輿唁伯符哭之其婦出所遺囑語相示大都窮獨無聊之念可涕也回憶余年十七時就試荆溪姓名與伯符適先後因是識面遂相約為兄弟其中牢落彼此何所不有至今三十一年而伯符死矣嗟乎人有三千餘年之交老且死亦安足怪乎

看貫休羅漢

景德寺澹雲房有十六羅漢相傳是貫休筆余聞之二十年矣今日偶過得觀其七筆勢道簡精麗凜々有生色薛君淑云不是說古人便道佳果然奇特余曰古人亦決有不好處只是吾與君淋不及見耳是日戴孟千具齋選佛場同觀者王世周僧雲居默全定空無念

夢陳笠川先生

陳筮川先生少負才華老困場屋僅以貢途入
太學選為儀封主簿嘗代人作捧日樓賦獻江
陵張文忠公、一見嗟異將留詞垣為九品孔
目官議既定矣會吏部唱名先生衣繡服偃蹇
堂下特銓者抑之遂得簿儀封簿故主水利水
部使者行縣重先生為語道使者及府貳曰陳
簿故文人之雋不應責以小吏狀道府亦雅重
之而先生動止倍傲上官多不能堪道使者嘗

謂先生某為道而部某府某皆重公之於陞
轉正如衆口鑠金耳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
當是聚蚊成雷也道長自愧其言之悖又啣其
慙而是時主縣者為同鄉顧熙宇調護之不至
大辱然竟罷歸居南陔州堂日與賓朋談說
經史尤詳宋人言行每更端輒旁引數十典故
亶亶百千言不休第談鋒不甚遒警識者少之
然其誅博強識近世未幾也夜卧州堂中群

盜劫之先生以被蒙其首徐曰某所有金姑持去慎勿恐我已而盜牽其被先生笑曰老人豈可無被哉汝亟去否且追者至矣盜亦大笑而出先生既死數年辛丑四月初七日夜夢先生北向坐窻下手錄歐陽公叢翠亭記若有金窻者余意古人文字不宜窻先生笑曰且將作之非窻也追念前輩風味不可復見而雨甚不成寐輒記其大畧云

喉痺問許伸嘉

喉痛已解未大抵相火衝逆多成喉痺俗謂之
喉閉又謂之乳蛾病一而名異也經云一句可
了火是也似於此証尤切然不可驟服寒涼之
藥而正治之須以熱行寒乃不為熱病扞格耳
乞與明者商之然又有懸門暴腫閉塞喉嚨亦
如喉閉但懸壅在上腭與喉門自別謹述所聞
為病中一助想既脫然不如飲甘啖羨為得策

也一笑相火醫謂之龍火古人取喻之當如此

學安閑

病寒而咳竟逾半月風來着形飢飢如裂痰壅
嘔逆煙生舌端向火則熱偃卧則寒一日一夜
不知生死之幾千遍也偶檢真歇禪師偈云訪
舊論懷寔可傷經年獨卧涅槃堂門無過客窓
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德時
而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搥不

妨讀罷洒然頓覺鼻孔通利眼花亂徹從今發
願誓學安閑且求自度

欽李情深

長蘅好外淚濕張荃曰舍余無能好張生者愚
公好肉愁饒馮伴曰舍余無能好馮郎者異哉
兩人自謂子期之耳而郢人之質也而兩人者
又更相笑也此所謂我輩情深自是天壤間希
違者耶而世共痴之而癖之此繫風捕影之流

豈足語於道哉讀窈窕閑情諸編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記此以復兩人

退之不譽墓

劉又持退之金去曰此譽墓中人所不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譽墓得金何異乞兒獻天堂之福利以希半菽乎有力男子定不如是且非獨於此也文不微實行之不遠子瞻不肯為人誌墓殆是意耶然古今墓誌絕未有勝退之者使退

之誠譽夫且不肖其人烏能及遠哉劉又意在
得金故去爾然譽墓一言非又故不能道吳中
人喜壽好為辭侈之其譽生有甚於墓者獨秦
何

獨坐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燼之香
何氣。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
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偶書

大學三萬人嗟枯吹生卒召黨錮之禍故易曰
渙其群元吉不渙不足以治天下又曰君子以
同而異不異不得為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
流長生氣節而上之人又開黉門以召之今日
之事吾未知所稅駕也癸卯二月廿六日書

燈下思朱白民

萬曆甲午朱白民讀書展桂堂中春初方食河

豚白民頗謂烹煮之法未盡乃脫帽衣短衣手
執刀匕屠膾衆客稱善白民亦掀髯自謂得法
也嘗謂聰明男子無所不可今日偶閱志林見
東坡在錢塘日嘗煮魚羹以食仲天貺王元直
秦少章衆皆異之謂此味超然有高韻非尋常
庖人所及而坡公自喜便欲常作此以發一笑
亟命兒子識之他日視白民更一掀髯也

書夢自警

自六月十六日瘡後寤輒媿媿多夢奇鬼或觀
音大士吉祥凶醜遞變迭更省時不復一一然
夢中未嘗不念彌陀也初二日夜見數十棍徒
紮誣人命一王者枷之無弗証余者已如世法
蒸驗腥穢可怖而大士或現鬼身或現慈悲相
反覆力解辨余非是余亦合掌念佛而覺覺時
口念不能定又明日夢坐方丈中喘喘欲死身
心輕安似有得者忽自念言本來不掛一絲然

須着件歲布衣服可禮世尊一人亟取藍布紬
裏者加余身上便起軟愛此時遂見兒女竊聽
室外宵中亦便默默不能放下大悔驚覺今日
讀蘇子瞻與參寥書云省事以來粗為知道者
但道心數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
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吾擯死數矣夢
寐中時受導師悲憫而難化若此幾非人哉孟
子曰牝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

華嚴經卷一
以存則其遠禽獸不遠矣

讀禪喜集

華亭徐長孺刻禪喜集八卷大都選居士所為
佛菩薩阿羅漢贊頌銘志與浮屠人往來酬應
之文及弄翰戲語等此不知禪意亦不知居士
者一部蘇子瞻集段段禪喜誰處可選况又就
其所為禪語者更加選耶道晦於分部又殘於
去取可為觀書者之戒

詆語

范文正公黃齋詞云陶家瓮內釀成碧綠青黃
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讀之令人絕倒方正
人作詆語意味自別

荔支

閩人林白海訓導崑山曾以新荔支見餉名小
桃紅庶幾所謂殼薄瓢厚挾如丁香云者王伯
欽好奇品嘗求生荔支於廣中同年某其人以

蜜漬特遣急足致之分惠於景德寺大樹齋中
肌肉真是瑩白然微有蜜韻白香山荔支贊序
云一日而色變二日而味變四日外色香味
盡矣然則余固未嘗見荔支也吳越之間所賣
荔支多隔一年乃出販凡本年者即謂之新荔
支其味甜厚亦自與隔年者迥絕生荔支已矣
獨好誦蔡君謨所作荔支譜如云福州越山當
州署之北樽為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耀絳囊

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火又云陳紫
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兮
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瓢厚而瑩膜如
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冰精食之消如
絳雪豈獨饒口涎涎亦雙眼眩亂矣

葡萄

魏文帝示群臣詔云中國珍果甚多葡萄當其
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

不餉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
又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
涎涎咽唾况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足者故
帝賦荔支有西域葡萄之比說者謂當時南北
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要非的論此殆不然天壤
間果木之奇各自第一正不相掩如大宛之葡
萄閩廣之荔支吳越之楊梅譬之元方兄弟豈
容伯仲耶向寓長安過前門見葡萄一株實

累累亟告之舍主人覓而得之凡渴時常食百
十枚喉吻欲仙信魏文之論不虛耳江南葡萄
厚殼硬實蓋昔人所謂係水土之氣摠是西來
種耳王孟夙嘗與家世長以意釀葡萄酒二日
後發之大敗竟藏去其汁不復言余聞之笑曰
大宛富人藏葡萄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
敗豈其然耶孟夙掀髯絕倒

種菜

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此味謂菜也嘗種菜一本於盆中有母雞穿露籬而食之如童笑曰禿子諱雞謂之鑽籬菜夫鑽籬者殆是害菜者耶士大夫之鮮能知味也其有鑽之心夫

沈生口鑄卮字

子閱妓多矣豈必都無一長然未有往來予胸者獨時念沈生納少橘皮口中頃刻製出卮字細秀整潔令人驚賞而失笑也宋輔卿極稱王

幼眇之俠而不能舉其事因念沈生益甚然王
生言諸少年治遊不遺餘力然絕無解遊者余
聞之輒然

疑

里有疑盜者慮盜之入其室也夜半隙其門而
窺之其僮出見之以盜之眈已也奮其臂擊焉
幾斃之矣而其人以為盜擊之也噤而不言恐
言而盜竟殺我也張子問之曰智矣哉是主僕

之相盜也。聞者不省張，曰果然盜至而窺之，奮臂而擊之，噤其口而詐之。世未有不智之者也。夫人之相疑而智愚生焉，吾未知其果安在也。

殺

殺物以療病，不若全物以療之之善也。昔子夏氏之病疹也，外大父將求鶴，外而療焉，既得之矣。鶴且逐，外而仆於地，大父傷之，曰有死子而

求生之有生，死而必殺之，何見之辨也。遂捨之，夜半疹愈，夫食死而愈，未有不以為死驗。天鶴有其死，而子得生，亦非鶴之能生之也。然而生非死驗也，因是可以解世人之惑。余常病悸，有醫者教之食鼈，曰：食鼈則血滋，血滋則悸去。後之期月，而悸自如也。一旦夢群鼈來，喂余自頸，以及於臂，膚無完者，覺而心怦怦焉，悸乃益甚。嗟乎，固有以殺而病甚者矣。

後母

余既書捨外事而舅氏為余言曰其後又有異
方鶴之逐外既還之巢也外鼓且雛矣會羅
去鶴旦晚飼其雛輒昂首而鳴若
真一雌者合焉於是兩鶴鳴立
已仆地死矣故閔損曰母在
寒非慮夫母也慮後之又有
一
母也故善曰後母之必不慈者未有如閔損者

也并書之以畢其事

浪花

僧浪花江陵人常叅訪名山道過德州有編蓬
為庵而掩關其間者花與語大契留數日題其
壁云自己有關關不住如何鑽入鬼門關遂別
既二日矣而花自念吾行天下且遍未見斯人
柰何不呼之偕行而輕別為因還訪之則掩者
行亦二日矣視其壁則有書二行曰如今跳出

鬼門去端然自在入靈山後又云弟子海印奉
答海上趙季隆為余話其事余笑曰誠如印解
當不在浪花弟子列也

眉公語

今日眉公見訪會欲嫁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
嘆曰大地一梨園也令人演戲先離後合人生
不然父母妻子乃至骨肉齒髮剛合即離真可
發一笑耳斯語甚警輒錄之眉公與余言大都

皆日用切實之務然別後每覺意思倫遠寢食有味真君子之言也甲辰中秋前三日

看論語

癸卯夏與譚生元龍講秬貞節堂中僧有自婁東來者號巢雲解歌詩清慧可喜從余問論語大義已霽澄蘊虛至已定慧至虛沉默寡言笑遇有會心處輒復絕倒澄與人款曲然面有不及之色慧朴誠自持恂恂如也四人皆好學不

厭余于論語亦自覺微有發明命祠志之題曰
標畧秀水馮先生嘗欲為余作敘刻而傳之于
世余謝不敏今日舟渡婁水漫思前解未是消
冰為水也何時復與四人者商之